

黑土地上的奋斗之歌

刘国强

连根茬都要刨出去。殊不知,正是这种习惯,导致土地裸露,一刮风下雨,黑土就会流失。乡亲们一时不买账,王贵满只能苦口婆心做工作。

两年后,在研究人员建议下,王贵满又做了黑土地保护的“升级版”,集中200亩连片土地作为示范基地,进行玉米秸秆免耕技术试验。用秸秆给黑土地盖上一床“大被”,保护黑土不被大风刮走,降雨时也可有效减少土壤流失,秸秆腐烂后还能变成有机肥料。

村民再次强烈反对:这多麻烦!按村里的老法子,秋收时掰下玉米棒,把秸秆一把火烧了,多省事啊!王贵满组织全站所有人员走村串户做工作:施化肥越多,土地越板结,秸秆还田能提高粮食产量,能培肥地力,把不好的地变成好地。

有的村民听不进去,王贵满直接把“大实话”摊开了讲:一起风,有秸秆保护的地方,别人家的好土就往这刮;如果没有秸秆覆盖,你家的好土就被刮到别人家地里。哪怕一年风刮走几毫米,100年就是几十厘米,到你儿子、孙子那辈,还能有好地种?为了能把一块好地留给后代,我们必须这样做!

示范基地终于挂牌成立,却又遇到新挑战:现有的播种机不好用,导致苗出不齐、高矮不一。大家七嘴八舌问王贵满怎么办,王贵满说: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,但再难,总比咱们国家的飞船上天要容易得多吧?”他以个人名义筹措10万元钱,组建了以农民“土专家”为班底的团队,吹响研发农机的冲锋号。

二

王贵满怀揣“办法总比困难多”的信念,组建农民研发小组,起五更、睡半夜,和大家一起研制、改装免耕播种机。

这么复杂的机械设备,要由农民们自己投资、自己研发,“跨界”攻坚,难度可想而知。王贵满很有前瞻性地鼓励大家:“我们不是小打小闹!我们一定要把机器做出来,要把保护黑土地的耕作方法推广到全县、全省,推广到整个东北,再推广到全国去!”

王贵满自己也铆上了十二分的劲。他用一个个不眠的夜晚,换来一份份研发报告;用一摞摞写满眉批的砖头厚的图书,砸倒一堵堵技术“高墙”。每一项进步,大家欢呼雀跃;到地里一试,这不行那不行,开回去再战!一部机器,这里截短、那里加长,角度、灵活度,差一点都不行,整个机身到处是焊口,不知拆拆装装了多遍……

屡战屡败,屡败屡战。2008年,这个“土专家”团队研发的第一台免耕播种机

终于问世!

这些豪气的农民,把专利技术免费赠送给工厂,期待工厂生产更多更专业的产品,让更多的农机在浩瀚的黑土地上边走边唱。

这几年,这些“土工匠”又把机器“升级迭代”了好多次,增加了多种新功能,过去3种机器、分3步进地才能完成的作业,现在一台机器一次就完成了!和纯人力作业相比,效率更是天差地别。减少油量消耗,减少农机手开支,减少化肥施用量,耕作成本显著下降。农机手们采取智能化导航作业,田垄笔直延伸,大地如诗如画!

三

秸秆全覆盖还田试点成功,只是第一步。想要大面积普及推广这项技术,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梨树县农技总站农艺师赵晓霞,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老牌大学生。她数十年穿行田间地头,与农民面对面打交道,手把手教授技术,一些岁数大的乡亲亲切地称她为“干闺女”。

有时候,为了推广新技术,一向温婉和气的“干闺女”也要拉下脸面——对着一大群人高声讲解秸秆还田的种种好处,嗓子都喊哑了;她还挑跟自己近的乡亲“压任务”:“给‘干闺女’个面子,你带个头吧!”

实施起来确有难度。机器作业面宽,一次播种6条垄。可一家农户只有两三条垄,非得大家“合伙”才行。尽管赵晓霞的游说热情如火,声情并茂,可乡亲们纷纷摇头。他们认准一个理:凡是自己没尝到甜头的事,你就是说出话来,也不信!

赵晓霞毫不气馁,找到当时担任林海镇揣注子村党支部书记的崔宪臣,请他用秸秆全覆盖的播种方式,在他承包的风沙地上给乡亲们“打个样”。

这块盐碱地,每年只能耕种1/3,一多半荒地被黄沙、芦苇蒿草霸占。秸秆全覆盖真养地啊,眼见这块撂荒一大半的地一年一变样,几年下来就实现“全苗”,产量也上了一个台阶。

崔宪臣也是个急性子。他先是让亲戚们带头干,地里刚有起色,就深入乡亲们中间,一家一家做工作,力推秸秆还田耕种法……揣注子村共有约1.9万亩土地,含2250亩风沙地和盐碱滩。采用“梨树模式”秸秆全部还田后,玉米方阵以势不可当的豪气整齐推进,喝退了芦苇和野草,喝退了风蚀水蚀灾害。宝贵的土地一举甩掉戴了多少年的“差

刘成章

的质感。

曾经,在我肤浅的想象里,新疆好像就是风沙、干燥和酷热的代名词,可是来到这里,完全改变了我的偏见。阿尔泰山和天山上消融的雪花,从山上蜿蜒下来,注入一条条掀起白浪花的河流或者硕大的湖泊,那些湖水就像大海大洋的弟弟妹妹,一个个好不帅气妩媚。即使那些远离大湖的地方,气候也往往是相当宜人的。燕子时会掠过我们的身边。在可可托海的一个餐饮广场,随意挑一个遮阳亭,坐在下面就餐,一抬头,就会看见燕子的精致小窝。特别让我们兴奋的是,在别的地方较难见到的彩虹,在这里几乎与我们如影随形,一会儿是单彩虹,一会儿是双彩虹,有时居然会落到山前的草地上,让我们恍惚间仿佛身

处童话世界。

新疆是块流蜜的土地。那些蜜,从蜂蜜里流出来,从哈密瓜里流出来,从西瓜里流出来,从五彩滩流出来,从沙棘果里流出来,甚至还从白桦树的树干里边流出来。那不掺任何东西、原汁原味的桦树液,比商店里的饮料都要好喝许多。

置身于新疆,亲眼看到这里的美丽,才理解了这里的人们为什么一辈辈都能歌舞。这美丽给了他们心灵的旷达与丰富,他们几乎随时随地都能起舞放歌。

阿尔泰山下,餐馆门外的路边,一个被烈日暴晒得皮肤黝黑的小伙子,在他经营的羊肉串摊前,谈笑之间就舞了起来,引来无数游人的目光。到了另一个地方,几个身着厨师服的青年,在给我们

做饭的空隙,也能开心地舞动起来。他们的舞姿,比舞台上表演的舞蹈节目更有魅力,充满了真实生活的神采。可惜我的动作迟缓,未能拍下视频。我还曾见到一个戴墨镜的盲人,拿着一根看起来像草棍、很难称之为乐器的乐器,居然能吹出曼妙的曲调。

我今年已经86岁高龄,举步维艰,行走早已离不开拐杖。然而,在这里,我竟可以扔了拐杖,和朋友们一起翩翩起舞,并且高歌一曲,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。我返回北京后,把视频发到朋友圈,获得赞声一片。人们夸我焕发了青春,殊不知,不管谁到了那里,都会聊发少年狂呀!在这片美丽的山岳、河流、草原之上,在这蓝得透明的天空之下,每个人都会被感动,每天都有新的快乐。



我与一座城

陈春玖

到木兰溪源头种树

我的老家,在福建莆田东埔镇。狭小、古朴,是莆田城沉淀在我记忆深处的样子。家乡的河流木兰溪,静静地从城东阔口桥流淌而过。那时的县城,横向一条文献路,不足两公里长;纵向一条石板铺成的胜利路,从南端的县汽车站一路往北,直通东北面的六城门,总长约3公里。胜利路边,有座两层楼高的百货商店,在当时算是莆田城的“高楼”了。

县城虽小,却历史悠久。莆田位于福建沿海中部,古称兴化、兴安。流经莆田城的木兰溪,是一条有故事的河。在木兰溪距入海口20多公里处,有一座形如钢琴的拦河坝,名为木兰陂。它是宋代人工建造的水利工程,不仅灌溉规模惊人,在工程规划、建筑、结构等方面更是达到了同时代的领先水平。2014年,木兰陂入选首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。

悠悠木兰溪,多少年来无数游子为之魂牵梦绕。上世纪70年代,16岁的我去县城坐班车,辗转前往数千里的东北做蒸笼、运木材,既当学徒又从商。转眼离乡数十载,几经打拼,我在外站稳了脚跟,回乡的次数多起来。进入新千年,莆田城加快发展,面貌日新月异。尤为可喜的是,木兰溪经过改造,如今变得眉清目秀,部分溪道裁弯取直,水患骤减。

2012年,我第一次来到莆田西苑乡仙山村,来到木兰溪源头。

时值7月,我乘车去仙游山。车行山路,我打开车窗,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不时看见袅袅升起的炊烟。窗外黛峰绿树,木兰溪水声潺潺。一路上民居错落,风光如画,令人沉醉。

没来之前,我想象过木兰溪源头的样子。但亲眼见到源头的那一刻,我还是心头一震。看着那一汪清泉汨汨流出,我情不自禁俯下身,掬一捧清泉入口……清甜清凉的水,瞬间令乘车的疲惫消散了,整个人清爽畅快起来。回到心心念念的故乡,便想为保护木兰溪源头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莆田市委驻京流动党工委的党员企业家们募得一笔资金,在木兰溪源头种植了一片树林。大家决定将这片树林命名为“清源林”,代表我们最朴素的愿望:让树林护得木兰溪源头清水长流。

离开莆田回京后,我心里一直挂念着木兰溪。家乡好消息不断,莆田市获评“全国绿化模范城市”称号。这得益于家乡大力推动河道景观工程和荔枝林带建设,兴建10多座城市近郊公园和水上公园,“城在林中、林在城中、城林相依”的绿化格局渐入佳境。媒体对木兰溪治理进行了报道,木兰溪因此受到瞩目,让在外的乡亲们热血沸腾、倍感自豪……

2019年春,借主题党日活动契机,我第二次来到木兰溪源头。放眼望去,“清源林”郁郁葱葱,

翠色喜人,大家沉浸在“天然氧吧”的醉人清新中。我不禁感慨:木兰溪真正蝶变为“生态之河”“发展之河”“幸福之河”。我们希望能在这条河增添更多的绿意,让这方水土带来的福祉更为绵长。为此,我们一行人决定捐款在这里再种一片树林。大家商议,将这片树林取名“思源林”,寓意饮水思源、永念党恩。

殷殷游子意,悠悠木兰情。木兰溪的水,一天天清澈;木兰溪两岸,增添了一条条休闲步道、一个个口袋公园。晨昏之际,市民们或在步道悠然漫步,或在公园打拳跳舞。生活在木兰溪两岸的市民,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上。

2021年春,我应邀参加莆田市驻外党组织新春座谈会,第三次来到木兰溪源头。我惊喜地看到,这里不仅有“清源林”“思源林”,还新建了初心亭、思源亭,思源亭,一座占地180平方米、外观融合传统亭台楼阁元素的全国流动党员驿站,也亮相木兰溪源头。

如今,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我从媒体和朋友圈里,继续密切关注家乡的变化。木兰溪变美了,莆田城变大了。近年来,莆田市更是接连获得“全国文明城市”“国家森林城市”等荣誉。

治理一条河,改变一座城,家乡展现的新形象、新气象,让在外乡亲特别自豪。木兰悠悠入诗画,关山万里解乡愁。今天,坐在北京的办公室里,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木兰溪。我仿佛看到,木兰溪从戴云山一路东流入海,幽静而秀美的木兰溪,静静地滋养着大地……



大地